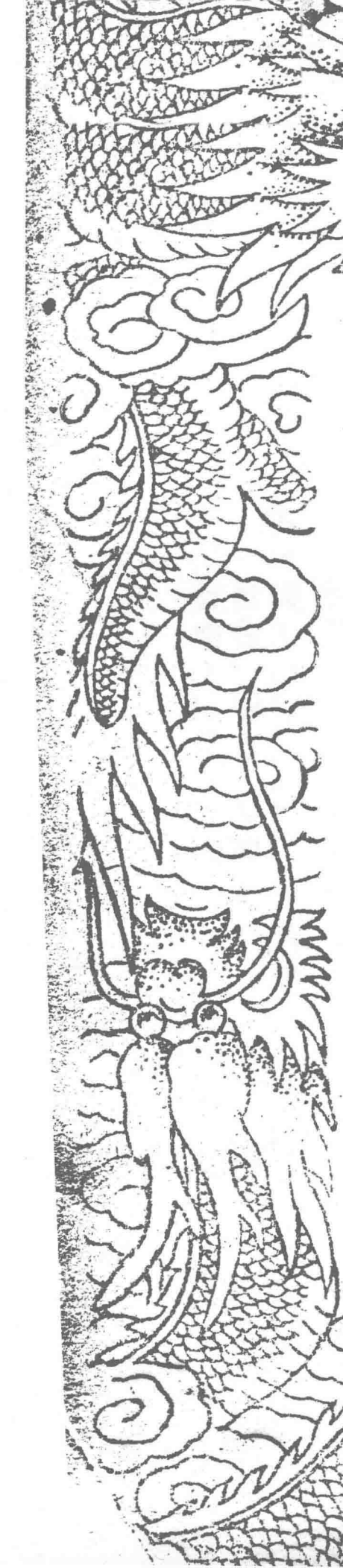




三 通 小 叢 書

讀 經 問 題 討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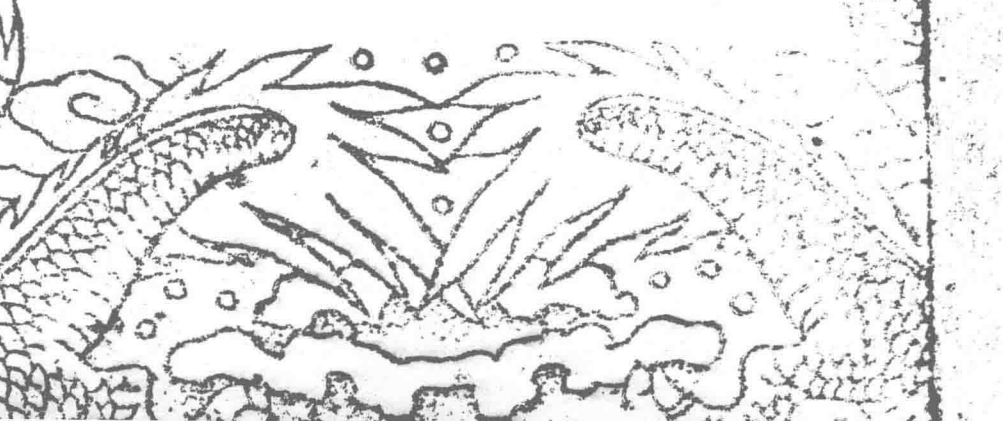
胡 適 安 江 亢 虎 等



三 通 小 叢 書

論 討 題 問 經 論

等 虎 亢 江 安 模 胡



三通書局營業要目

學校課本	中西文具	機關用品	繪圖儀器	中西書籍	雜誌刊物
運動器具	各種掛圖	教育用品	兒童玩具	風琴樂器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月初版

諸經問題討論

定價每冊

外埠運費匯費照加

編輯者 三通書局編輯部

發行者 上海三通書局

大連灣路七二九號

門市部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分局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京興安大街

代理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

各大埠各大書局

注意

本局小叢書，爲便利讀者起見，特分列流目，並以封紙顏色爲內容區別。敬請注意。

一、粉紅色（一〇〇一——）

現代文學

小說，
隨筆，
外國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

古文學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

自然科學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

哲學，宗教

教育，美術，歷史

五、淺紅色（五〇〇一——）

社會科學，法律

社會，政治，經濟

發刊旨趣

本局乃中國出版界新起的挺進隊，肩負着文化的使命，介紹當世的學術；而尤注意於現實的需要。這小叢書的發行。是本局小小的一個供獻。今請一述其發刊之旨趣。

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世界進步到今天，在中國，一般智識的傳播，通常學問的享受，多半還限制於小資產階級以及刀得都會唾餘的農業社會裏；佔着極廣漠的場合，以環境上的許多問題，沾潤不得一些一般所能享受的文化上的幸福。把文化送到大衆的腦子裏去，這問題固不是單純的，但出版上的問題，至少也解決了這問題的一半。以最精湛的

內容，由極便宜的物質代價作交換，讓大眾的大眾去領略，去欣賞，在普及文化的使命上，總不致毫無收穫罷？

固然，小叢書之發行，在本局之前，已數見不鮮；但，似乎有一通病，即取材方面，總難免「削足就履」。本叢書擬盡可能，力矯此弊，必以一種題材成一完整之單位，務求達到「小中見大以一概餘」的目的。

至於取材性質，初無限定，文·哲·軍·政·科學·經濟，罔不包羅；蓋欲於「大眾」二字上求澈底也。海內高明，尚希明教。

讀經討論

讀經的意見

讀經問題，在國內一般人看來，都早已不成問題。因爲一部分人以爲經書是三千年前的舊書，到現在已用不着再讀，讀經就是開倒車，還成什麼問題。同時在另一部分人看來，經書是我國先哲的心傳，不朽的傑作，值得我們多讀，叫青年人人去讀一點聖經賢傳，還成什麼問題。讀經一事，雙方既都認爲不成問題，各執一說，不肯相下，於是乃真成爲一個重要的問題。其實所謂讀經，假使當做一種專門研究，讓一班專家去下苦工夫，本不成問題，現在所以成爲問題，就是因爲有人主張中小學生都應讀經的這一點。

照我的觀察，中國人的思想，幾千年來，都是在儒家的勢力支配之下。原來自從漢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以後，我國思想就已定於一尊。雖則從歷史上看來，儒家本身從很

早的時候就已有派別：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便顯然不同；漢儒重訓詁，宋儒明義理，其方法亦大異。宋儒中間又有朱陸異同，明代王學又與朱學異趣，有清一代，康熙乾三代都竭力表章宋學，而學者卻趨重漢學，同屬儒家，已不一致。然於儒家思想支配人心一點，毫無妨礙；或者可說正因有這些不同的爭辯，反使儒家思想更能深入人心。至於漢初的黃老之學，迄魏晉而未衰；六朝隋唐，佛學極盛；皆是與儒家分庭抗禮。然而整個社會還是有形無形的受着儒家的思想的支配。所以我們可以斷言，那時中國是有一種中心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

自從海禁大開，和西洋思想接觸以來，這個中心思想便漸漸被搖動了。甚至保守色彩極濃的張之洞也不能不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來妥協調停。直到民八，有一個新文化運動起來。這個運動在破壞方面確奏大功；而在建設方面却是毫無成績。固有的中心思想是被摧毀了，而新的中心思想却未曾建立起來。弄得大家都徬徨歧路。同時外來的思想又是很混亂的衝了進來，左邊從布爾雪維克起，右邊到法西斯止，真是五花八門，應有

盡有，同時大家又不肯埋頭的去下一番研究的工夫。於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益發教人茫然無所適從了。我國現代青年的煩悶，就是這樣形成。

我們現在很榮幸能够得到國內各方面專家的指教，承他們在百忙之中，把他們的高見寫出來寄給我們，貢獻給讀者。

有一點，這裏各家的意見中，大體都是一種平心靜氣的討論，沒有一個說盛氣凌人的感情話，這是一件很可喜慶的事，編者在此特提一下，表示我們對各位專家欽佩和感激的微意。——編者

陳 鍾 凡

我國自有教育以來，即以經籍爲課本。但歷代讀經的方法，彼此懸殊；其目的也未盡從同。我們現在要討論這個問題，不能不先將歷代研究經學的歷史檢討一下。

一 讀經的起源

孟子說：「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夏殷學制，今日實無可考；周代教育，據小戴禮記王制篇說：「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四經立教，起原於周代。但王志是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的（史記封禪書及漢書郊祀志說。）其說未必就是事實。周代教育是否限於詩書禮樂四者，實不得而知，未可據後人之說來武斷。周官「保氏教六書，大師教六詩」的話，更是晚出之書，不能據爲事實了。

我們確知依經設教的，始於春秋末年儒家的孔子。論語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解者謂：詩書禮爲孔子所常說，不言樂者，樂賅於詩禮之中了。四者又稱爲「文」或稱「文章」。論語所言「餘力學文」，「博學於文」，子貢所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解者皆以爲指詩書禮樂而言。故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後來莊子天下篇也說：「鄒魯之士，多明詩書禮樂。」又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於詩書以外又增易春秋兩書

，經的範圍加廣，其天運篇述孔子對老聃說：『乃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六經。讀經始於鄒魯的儒者，是毫無疑義了。試問他們爲甚麼要以六經爲教呢？看論語上既說：『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可見得他們研治詩書，目的在復興禮樂。因孔子當春秋末年，典型的封建制度業已崩潰，諸侯互相吞併，社會秩序紊亂，人民生計窮蹙；他以爲非恢復西周舊制，不能挽回這個局面。詩書是舊典章制度的紀錄，禮樂是舊文化精神之所寄託，故根據它爲教育的工具。後來荀卿發揮這種教育的精神，其勸學篇說：『學惡乎始？惡乎終？始於誦經，終於讀禮。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申述孔門教育宗旨，最爲明顯。這是我國古代經學教育的起原。

一一 漢代的經學

秦人統一後，採統制文化政策，下令全國：『非博士所掌，天下有藏詩書百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不准民間自由選讀，祇由博士作專門研究。漢高祖劉邦於馬上得天下，他本來不事詩書；及天下既定，叔孫通爲他制朝儀，他才驚歎不已，說：『吾今而後知皇

帝之貴也！』陸賈又奏新語，時善其說，知到儒學實在有利於維持政權，於是過魯以太牢祭孔子，喟然興學，天下由此嚮風。到惠帝除挾書之律，文帝廣獻書之路，經籍方復顯於世。武帝依董仲舒之說，罷黜百家，特別推尊儒術，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孔臧等議：恢復博士舊職，並爲博士置子弟五十人。此時通經的人，大則可以充博士，小之可以當博士的弟子，皆有了出路了。公孫宏又奏請：『選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卒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漢人以六經爲六藝，這班博士子弟秩比二百石以上，或百石以下的，能通一藝就可以補內史，卒史等職，又儘誦得最多的人先補，在這種獎勵之下，誰不競爭，大家拚命來誦經呢？宣帝又擴充博士弟子學額，增加到百人，元帝更增加到千人，成帝增加到三千人。平帝時，王莽於常員之外，又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這皆是通經的出身。（以上見漢書儒林傳）後漢光武中興，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四家，尙

書有歐陽氏，大小夏侯氏三家，詩分齊，魯，韓，毛四家，禮分大小戴兩家，春秋分嚴氏顏氏，共爲十四博士。經學至此派別紛歧與孔門的舊說已不知相去多遠了。章帝建初中（公歷七六——八三年）詔高才生受古文經，雖不立學官，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順帝更修黌宇，凡建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後來遊學增盛，到三萬餘人。（以上見後漢書儒林傳）

統觀兩漢學制，以六藝爲中心。凡通一藝的，可由博士弟子員補卒史，郎舍人等職，儒生皆以此爲進身仕途的階梯，無怪當時經師以千百計，者主以萬計，班固說得好：『皆利祿之途然也。』這是漢代經學教育的成績。

三 唐宋以後的經學

隋唐施行科舉制度，以經學爲考試的標準。唐太宗乃命儒臣孔穎達匯萃前人的章句爲注作疏，乃有『正義』之名。其易經用王弼注，書經用偽孔安國傳，穀梁傳用范甯注，論語用何晏注，這種去取失當，本無待言。高宗永徽四年（公元六五二年）頒行天下，每年

明經依以考試。從此說經者篤守御定的官書，隋唐以前的經師舊義也盡歸廢棄了。後賈公彥爲儀禮周官作疏，徐彥爲公羊作疏，楊士勛爲穀梁作疏，皆遵用孔氏故例，執守一家之言。例不違背舊注。及宋代孫奭疏孟子，邢昺疏爾雅，論語，孝經，也沿用這種辦法，以空言相演，與講句之學無異。然因爲考試可以獵取功名，大家兢兢業業的惟正義之說是從，不敢與之立異。這是科舉時代的經學。

三 通 小 叢 書

到了宋代歷慶以後，風氣稍變。劉敞著七經小傳，始異前儒之說。王安石修三經新義，多本敝說。從此新進後生，競尙新說，好爲懷疑。歐陽修乃排斥易經的繫辭，張軾疑今文尙書，王柏疑詩及尙書中的洛誥，大誥，朱熹從小戴禮記中分出大學中庸兩篇來，又移易大學的篇章，強分中庸的章節，吳澄著禮記纂言，顛倒篇次，割裂章句，他們疑經不已，至於刪經，改經，這種大膽的研究法，比漢唐人自由得多了。然而宋人的經學，大概多尙空談而忘徵實，舍故訓而尙義理，皆以『六經爲我註脚』。所請：『六經註』，不是『我註六經』。其結果祇能叫做『理學』，不能叫做『經學』。而王安石創『經義』體，

實爲「八股文」之起原。元仁宗時，王克耘因之，造「八比」一法，從此言經者盲目的拘守傳註，敷衍成文，其形式愈工內容愈空洞，學風愈趨頹廢了。

明太祖洪武初定制，用「制義」卽八股文試士，乃以易詩書禮記春秋爲五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爲四書。其解經：易用朱熹本義兼程氏易傳，詩用朱子集註，禮記用陳浩集說，春秋三傳外用胡安國傳，四書用朱子集註，一切惟宋儒程朱之學是守。他的意思並不是真正提倡經學，不過是借宋人拘執之說，以錮蔽一世的人心，消弭其不平的志氣而已。至成祖永樂十二年（一四一四年），敕胡廣等修五經大全，頒行天下，多襲用元人的舊作。春秋全襲胡克寬的胡傳纂疏，詩用劉瑾的詩傳通釋，易割裂董楷董真卿胡一桂胡炳文四家的書，鈎釘成編。書傳勦襲陳櫟的尙書傳纂疏，陳師凱的書蔡傳旁通，禮記用陳浩的集說。四書大全則因倪士毅四書集釋稍加點竄，初與五經大全並頒，而當時程式，以四書爲重，五經多置之高閣，考試惟重四書，經學的範圍更加狹隘。一時風氣，萎靡不振，真是舍傳註以外無思想，鈔襲以外無文章，惟趨認考官的意旨，博取朝廷的微名而已。學風之

敵，還有甚麼可說？清代科舉，仍襲明人舊套，又把五經大全改編爲御纂周易折中，欽定書經傳說彙纂，詩經傳說彙纂，春秋傳說彙纂及三禮義疏，其內容之簡質固陋，視五經大全如同一個模範鑄成的。其四書祇用朱註，沒有『欽定』其他的本子，或『御纂』甚麼東西，而『高頭講章』一類的書籍，如四書味根錄，四書直講等，層出不窮。一般學子寢饋於其中，朝夕揣摩，不知到有多少意味！他們幾疑惑天地之大，古今之久，舍此別無學問，別無文章。我生雖晚，在清世光緒末年，尙親見那班迂腐固執的學究，搖頭晃腦，朗誦八股文，音節鏗鏘，直令人神魂飄蕩！現在那種書籍已不可多見，恐怕那種冬烘的頭腦，尙留傳於學界，還想來自誤誤人呢！這就是科舉時代的經學。

統觀上段所述，由唐宋下到明清，一般學人讀經，皆志在獵取科名，視漢人「明經志在青紫」，同一用意，與經學本身是毫無關係的。我們不要因此就把五經一筆抹煞，說它毫無價值。這又是應當申明的。

四 清代經學

前述孔門治經，爲維持禮制；漢人治經，爲補卒史舍人；唐宋以下人治經，爲應科舉博取功名。他們的目的，雖彼此懸殊，未可以道里計；然而同屬於主觀研究一派。若以客觀的方法來研究經學的則爲清代的經師。清代辟康熙乾隆兩朝，大興文字之獄，一般學者咸箝口結舌，不敢講學，轉而致力於經術。其治古文經學的約分吳皖兩派。吳派以元和惠棟爲代表，他們篤守，古訓少下己見，長於蒐輯遺文逸經。但以信古太過，至於不辨是非，惟漢人是從，所以大家名之爲『漢學』。皖派學者如戴震等治經，則以聲韻文字爲基礎，典章制度爲條貫，旁及歷數，水地，義理，莫不融會貫通。復不敢苟信古書，辨難析疑，匡違補缺，乃使古經之象大明。其學非漢人所能賅，實古典的考證學之先導。計他們有功古籍，約有四事：第一是辨訂僞經。如閻若璩辨證古文尚書及孔傳之爲僞書，胡渭張惠言力闢宋人圖書之紕謬，使各項傳會之談，至是無立足之地。第二是校勘錯誤。如王念孫的讀書雜誌，及其子引之的經義述聞，皆能考訂羣書，折衷至當。阮元的校勘十三經，將經籍中譌奪之文，悉加訂正。第三是創通義例，如王引之的經傳釋詞，講明經傳語詞的用